

楚

寶

楚實卷三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嚴首昇較訂

遷寓

荀卿

荀卿趙人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離龍夷炙穀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  
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爲祭酒  
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  
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師嘗爲弟子已  
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  
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得稽亂  
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  
卒因葬蘭陵

聖楷按班志云蘭陵縣屬東海罷正義云今沂州

承縣有蘭陵山按承縣卽今兗州嶧縣地有蘭陵城是時楚已滅魯而取其地故蘭陵爲楚縣

丹鉛錄曰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于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魏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  
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悉草具其事  
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  
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  
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淮陽  
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  
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  
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  
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  
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  
伏竄兮鴟鴞翱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  
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  
鉛刀爲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糞周鼎兮而寶  
康瓠騰駕罷牛兮驂騶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  
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若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  
國其莫我知獨堊壘兮其諱言屢溘溘其言也兮夫

固自宿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藏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螻與螟蟻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擬增翮逝而去之。彼諱嘗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鱓兮，固將制于螻蟻。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鶚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鶚曰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



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于舍止  
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  
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苗淹數之度兮語于其  
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  
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  
化變而嬗勿穠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憂喜張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呂

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繆、命、不、  
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謬、相、紛、大、專、繫、物、兮、塊、  
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  
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  
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嘗、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  
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

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摛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莫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勸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棄而

問見神之本質。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李西涯公撰長沙祠記。畧云。漢屈羣策。豪傑並起。高祖所不能致者。商山四皓。魯國兩生。天下無遺賢矣。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大傅一人。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要而後臞。論吏治。則先風俗。論大臣。則先廉耻。論世之所以治久長。則先太子。此其言皆治亂大體。戰國而下。無能言者。當時乃以爲少年。

紛更後之議者亦以爲太驟必有能辨之者使太  
傳竟作相必能刮去秦習成漢家制非蕭曹而下  
可擬也遷史以其吊湘之賦與屈原同傳哀之甚  
矣今其宅爲卒伍所居其井固宛然存世所傳賈  
傳非耆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罷人以財  
贖其宅地爲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予爲之記云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而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其足數也。融亦深愛

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  
又數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疾自稱狂病  
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  
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  
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  
衡方爲漢陽參搥蹠躡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  
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  
裸身而立時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徐參搥而去顏

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邗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悖逆，請收索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雷無禮。」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  
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臥者爲屍  
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  
名甚竇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  
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問省未問因毀  
以抵地表撫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  
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慢侮于表表耻不能容以  
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  
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牽陵太守，尤善于術，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乃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志遂令殺。

之祖至薄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  
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亾云  
章懷太子曰文士傳云衡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  
來前蹠鼓足脚容態不啻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  
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始也按槌及  
槌並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  
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又自音參爲七紉反是  
以參爲曲奏之名則槌字連于下句全不成文近  
世多祖用之非是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僥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

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州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僞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兵。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僞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迭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

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閣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  
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把  
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  
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  
成無所改定時人嘗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  
不能加也

王粲井考

聖楷曰王仲宣在荊州時卜居萬山山枕襄水飛  
流注射隔岸白沙如雲綠樹封天其中有井卽王

梨井也。非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  
爲文以識之。故王粲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頓撰。胡  
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頓。豪雄且通禪理。而  
甄濟卽狂瘖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  
旅流落。不爲劉荆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  
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  
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非欄比之于  
敦。彝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爲文章以侈大其事。  
則甚矣。才士之貴也。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太宗時，屢仕至中書令。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拜尙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



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巧趨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湘潭志曰唐褚公遂良因爭立武氏左遷潭州都督嘗登陶公山過石塔寺顧瞻長安愀然不憐命易石塔爲唐興想其時中宗在房州公名寺之意可吊也中宗未還而公流愛州死矣悲哉 聖楷按志所云云大謬考高宗永徽六年乙卯遂良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丁巳再貶桂州尋貶愛州刺史三年戊午卒于貶所弘道元年癸未高宗崩嗣聖元年甲申中宗始立武后卽廢之爲廡陵王二年乙酉遷於房州是時去遂良貶潭州之日已三

十一○年○矣○何○得○遂○良○時○而○云○帝○在○房○州○耶○此○志○修  
自○吾○邑○李○宗○伯○湘○翁○之○手○不○應○輕○率○若○此○或○付○託  
之○非○其○人○耳○噫○著○述○豈○易○事○哉○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颺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颺，其一紀瓌也。侯瓌忌，日致之，颺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睿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卽軍中論撰，說爲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

所不違。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聖曆曰。沈傳師爲翰林學士兼史職。出爲湖南觀  
察使。時方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  
言。張說全狐。暉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  
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傳師於是。在長沙。修史  
時。論榮之。嗟乎。唐以後。不復有此風矣。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累仕至中書令李林甫  
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  
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  
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遂止又將以  
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  
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效有德望者爲  
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嘗作天下其謂何又欲  
賜寶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

制也。邈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宐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陋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繇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荅○然  
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  
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御○史○子○諒  
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  
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雖○以○直○道○黜  
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  
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

聖○楷○曰○九○齡○貶○荆○州○帝○終○愛○重○之○每○宰○相○薦○士○必  
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今○觀○其○貶○所○諸○作○高○問



冲澹絕無憂生失路之感其風度故可挹也且又  
得孟浩然王維輩與之唱酬豈復知有他鄉哉張  
燕公在岳州江山雖勝却無此二良友

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  
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  
史間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  
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  
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聖楷曰龍標在今沅州西南五十里沅水有龍標  
山故名梁於此置縣隋屬辰州唐曰龍標爲叙州  
治昌齡左遷縣尉卽此又沅州東北有廢廬陽縣

乃宋析唐叙州潭陽地置此縣爲沅州治我朝併入沅州廣輿記乃以貴州黎平府龍里司爲龍標者誤

賈至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初，累進京兆尹。

賈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詩云：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

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又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  
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李白詩云。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  
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又南湖秋水夜  
無煙。耐可長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  
酒白雲邊。

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隄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家也以女妻李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後以汗璣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陝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云白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

謗○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  
見○招○妻○以○孫○女○便○慰○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  
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  
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  
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  
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  
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槥○殯○于○湖○  
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尙○在○白○雲○泣○持○刃○躬○  
申○洗○劑○爨○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

遂巧貸營壘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  
以遷窆式昭勿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  
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漠太  
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  
此則白養高忌機不屈之跡也又前此魏督馬公  
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  
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  
雄奔放名章俊語駉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



白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

裴敬撰白墓碑曰。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泝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寔脩洒掃。緇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二女且曰。妾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洒掃事。嗜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

共爲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宵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李白讀書臺考

聖措按安陸縣西三十里白兆山麓有桃花巖卽李太白讀書臺太白詠花岳寄劉侍御綰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詠花崑得憇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

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  
搖春燼入遠耕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  
無區中緣永辭霜壺客千載方來旋今巖下有長  
庚書院元時建有記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祿山反彊之仕脅之以兵不從  
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更拜  
太子舍人來填辟爲陝西襄陽叅謀拜禮部員外郎  
空城楚昭王廟塹地廣九十畝濟立墜其左填苑屏  
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  
侍御史卒濟子逢幼而孤及長耕空城野自力讀書  
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  
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嘗

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  
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宣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  
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  
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  
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選  
懦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  
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  
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  
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

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  
與○今○蓋○百○一○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  
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  
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繇○是○父○子○  
俱○顯○名○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八年  
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  
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  
論延齡罪慷慨引諍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  
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  
開救良久得免救宰相論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  
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  
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

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大學諸生何蕃等三百人守闕下，請留城數日，不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交罰罰之，交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



米二斛魚一大鬻甕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  
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  
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  
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  
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時不時觀察使數請  
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摠字心勞追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  
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  
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

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塋。

聖楷曰。觀察府復遣官來。此官義不欲行。乃載妻子逃去。亦一奇士也。惜史不載其姓氏。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七世祖茂，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遷刑部侍郎。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論。帝大怒，貶潮州刺史。聖楷按年譜：永貞元年乙酉春，公遇赦離陽山，竢

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乃自郴至衡。登合江亭。謁衡岳廟。至潭。陪杜侍御游湘西寺。自此泛洞庭。歷岳陽。赴江陵。二年丙戌。改元元和。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寒食出游。夜魃諸詩。六月始召拜國子博士。還朝。由此觀之。蘇子瞻謂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皆謫陽山時事。若潮州之貶。路雖復出。江湖皆便道。取疾不暇。登覽且不一。年卽量移袁州。而由江州趨安陸之襄陽。至京師矣。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  
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凡  
十餘不法事悉論奏會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  
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而宰相以稹年少輕  
憚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會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  
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  
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  
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奉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南宮散郎。卽擢用。累遷翰林學士。未幾輔政。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云。

微之貶江陵。途中寄樂天詩云。想到江陵無一事。酒盃書卷綴新文。紫芽嫩笋和枝採。朱橘香苞數瓣分。暇日上山狂逐鹿。晨過寺飽看雲。筍緝草詔終須解。不敢將心遠羨君。聖楷曰。玩此詩亦可卜稹之晚節不終矣。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營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諱夷風俗，陋甚，象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

吹。裴。回。其。聲。儵。得。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二。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復。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澤。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  
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  
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  
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  
累遷至禮部尚書卒

蘇東坡曰劉禹錫旣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  
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  
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  
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宦者傳論云孫

程、定、立、順、之、功、曾、騰、叅、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  
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亾、也、與、廣、陵、王、監、國、  
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  
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  
錫、傳、有、所、感、書、此、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擱者進當縮就

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  
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張爲仇怨造作紛飾蔓延  
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  
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  
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  
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  
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  
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  
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  
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  
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君蠻夷中久慣習炎  
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嘗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  
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  
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  
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

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勸物。一釋廢綯。移數縣之

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畝朝夕譟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駘馱事，旣壅隔，狼忤貴近，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

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  
求取又何怪也宗元于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  
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  
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  
孤立未有子息鄉陌中少士人女無與爲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惴惴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閱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已荒穢。恐便斬代。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十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至書存。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嘗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時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寔。爲

而有詭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僂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來縛于晉終以無死鍾儀南  
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  
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  
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  
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懼渙忍  
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

淵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筆覲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

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宸選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卒年四十七

聖楷按何燕泉謂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皆漠然無應夫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爲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此其人于宗元之才常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豈誠寡不勝衆或亦有所懲刈

而然耶噫名士高才一敗不可復救若此可不慎哉

段文昌

段文昌字異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  
爲醜齷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爲書  
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劔南節度韋臯臯表爲校  
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屢仕至  
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  
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  
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  
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卽日解而去復

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巽。蹇所向少諧。及器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咬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宸大驚。擢累尚書郎。為荊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錄異記曰。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



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屐○濯○足○自  
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  
荆○南○遂○買○此○宅

唐○語○林○曰○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連○典  
江○南○數○罷○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  
姑○前○進○士○許○崇○寄○詩○云○十○年○三○領○罷○領○罷○管○仙○山  
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温○博  
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  
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

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聖。楷。曰。別。傳。段。柯。古。寓。襄。陽。木。香。村。撰。楊。柳。宮。詞。我。村。在。今。宜。城。縣。西。六。十。里。酉。陽。雜。俎。等。作。皆。應。成。於。此。或。爲。荆。州。刺。史。時。也。有。謂。居。辰。州。作。者。爲。酉。陽。山。在。辰。州。故。耳。此。可。笑。夫。酉。陽。取。藏。書。之。義。豈。必。居。辰。州。始。命。篇。耶。